

第二回 玉口神奇術成名 癡秀才窮途哭遇

話分兩頭，且慢說盧杞一段話。今日再表一個極奇的術士，也是來謁卞嘉的。

卻說江西建昌府麻姑山，有一個丹霞洞，相傳是個仙跡。離洞數十步，小橋曲水，有幾家隱士山居。內中有一人，姓李名彥，道號虛齋，性好山水。一日，到吉安府永嘉縣玉筍山閒步，遇一道者，傳授他鑒視氣色知壽夭窮通的妙術。歸家將此術小試，屢試屢驗，求相者擁擠不開。一日在自家門首，見一人匆匆前過。他一眼溜著，忽然分開眾人，如飛趕上，將這人拖住。那人吃了一驚，李彥不等他開口，將那人拖入門，拂椅安坐，口稱：「太史公何來？」那人搖頭道：「兄莫錯認了，小弟是落難之人，如何尊稱為太史公？」李彥笑道：「台翁言小子錯認，但小子看尊貌天庭飽滿，日月來垣，年方舞象，便當手拾芹香，觀光上國，雖未與鹿鳴之席，亦能食廩餼之粟。如今該第四次觀場了，是也不是？若道得是，後面妙境盡多。請問高姓大名？」那人道：「學生姓歐陽，名漸，字鳴卿。十三歲入庠補廩，今年二十五歲，先是進場三次，先生之言大約有驗。只是說四次的場，學生今歲府裡不曾錄遺才，又無盤費去趕。人情惡薄，館主人見今年沒有科舉，不但借貸不肯，連來歲館亦辭了。昨晚心緒不佳，吃了幾杯酒，把學生嚴課一番，反被主人大怒，連館童也譏諷許多冷言淡語。我想大丈夫不得志，見笑鼠輩。況年近三旬，尚未有室，適才起個短見，欲問蓮花峰茅庵中做個頭陀消遣。」李彥笑道：「台翁之言，不是有志氣的念頭。據小子細觀尊客氣色，似蛇繞於天乙貴人之上，不過六十日，便開雲見天。今科秋桂第一枝，非公不能扳折，此去聯捷無疑。今試為台翁卜一先天數，看有甚機會進場。」就把壁上貼的詩稿信手拆一字來，不覺大笑道：「怪哉，數主東南方有貴人提拔，有奇遇入場，發解無疑。」就吩咐備飯款待，又伸手去開那錢櫃，將平日所得之銀，盡情取出，恰有十二兩之數，雙手遞與歐生，送為路費。家人擺出飯來。賓主吃罷，李彥道：「試期已迫，今日尚可趕行五十里，不敢久留了。」歐陽漸收了程儀，起身謝別，忙忙前去，行四五日，已到省城。

那日已是夜分時候，一時找不出下處。他心性愛潔淨的，又不肯宿歇商店，暗中東走西望。見一古廟，三面牆壁俱傾，隱隱露出些燈光來。歐生便捱身進去，推那一扇小門，原不曾拴，步將進去。中間是關帝神像，兩旁是臥房，東邊一小側廂做廚房，有一老道士在灶下煨火。歐生道：「老師長，小生是遠來投宿的。」連叫幾聲，並不答應，但見他點點頭，搖搖手，又指一指。原來是個重聽的。歐生又把投宿的話囑與他聽，告聲相擾。也不想吃夜飯，拿著燈照到左邊小房裡，有現成的草鋪。解開被套倒身睡去。忽夢見兩親走到面前，猶是貧時光景，淒然可傷。及醒來想起兩親，又想年已及壯，尚未有室，雖承李老美情，資助盤費來此，計場期已在三日之內，未知何由進場。遂不覺放聲大哭。自二鼓哭到雞叫方止。

忽驚動了貼壁一位官員。原來這廟靠著皇華館。那官員是個廣東潮州人，姓馮，名之吉，號迪庵，甲辰進士。生平一清如水，又敢做敢為。現蒙欽召掌堂都御史，馳驛進京，連日被撫按請酒厭倦，那夜又是一個同年請酒，飲到半夜方回。因連日勞頓，正要熟睡，卻被歐生哭聲聒得一夜不曾合眼。他平日固是盛德長者，卻又是極躁暴的性子。疑是地方官不曾肅靜，驛丞不小心，致客人酗酒撒潑，心中大怒。天明便寫手批，差聽事官拿地方總甲驛丞，立要這夜哭的人到案。此票一出，驛丞嚇得魂飛魄散，保甲嚇得膽戰心驚，四面八方沿門捱戶，一時查不出來。知縣聞知，親來捕捉。還喜歐生哭聲未止，就有人捱察出來，說是廟中哭的聲音。驛丞同八個公差一齊擁入，老道人唬個半死，歐生兀自擁衾呆坐，眼睛尚是紅的。起先是三四個人到房內一探，便大喊道：「憲犯在這裡了。」歐生吃了一驚：「不知為何喚我是個憲犯？」未及開言，忽見一二十人蜂擁而來，一條鎖鏈套在頸脖子上，拖下牀來。眾人替他披衣穿鞋，拿到驛門。此時轟動了南昌一省官員，都來候問。到館門時，聽得馮公便服坐堂，怒容可掬，各宜俱不敢傳稟，未得相見。

但見聽事官喝道：「拿到犯人解進。」把歐生帶到丹墀跪下，眾人吆喝如雷。馮公把案一拍道：「你是什麼人，敢在皇華駐紮之所黑夜號哭，是何道理？」歐生稟道：「生員歐陽漸是來應舉的，不知大人光臨，有失迴避，致於天怒。」馮公喝問道：「既是應舉生員，後日便是頭場，不去靜養，卻在這裡胡啼亂號，難道哭下個舉人來麼？」生又稟曰：「生員正為著場事悲傷，更有一天苦況，不堪細訴。」馮公道：「也罷，你既是應舉的，我如今先考你一考，通不通，我自自有說。」叫左右寫五個題目來，說道：「不須起草，以點香一炷為度，香完就要交卷。」歐生五題到手，真個不起草稿，不加點，一揮而就。及做完交卷，香尚有寸餘。馮公接來一看，還只說是先完了一二篇，及看下去，卻是五篇俱完，篇篇如錦心繡口。不禁失聲擊節道：「奇才，奇才。」站下位來，忙吩咐討衣冠皂靴來，更服相見。

一霎時件件取到，裝束如新郎一般。歐生要行廷參禮，馮公卻再三不肯，謙讓許久，然後行個南北立接的禮，揖罷安坐。忽見聽事官稟道：「門外各官齊來伺候。」馮公道：「且回他下午相見。」書房就取白牌一面掛出，上寫一應官員俱於下午參謁。眾官方才各自回衙。

且說馮公待茶後，即吩咐備酒。須臾入席，飲了幾杯，歐生方把一段情由，及遇李彥並哭泣始末，一一呈訴。馮公道：「原來為此，這個不難，且開懷暢飲。」二人直飲到八分酒意，方才撤去酒席。馮公就取牌票來寫道：「建昌府廩生歐陽漸，宏才巨儒，仰本省學道補名送院。」寫完，遂令知府將此牌論轉達學道，命他補送入闈。知府立刻將此牌呈示學道，造冊補送入闈。馮公又取白金百兩與歐生，為春闈之費。歐生拜謝告辭，馮公送至儀門而別，歐生仍回廟中。只見南昌知縣差八名皂快請歐生更寓。八人輪流更役，補陳食物，色色完備，又贈白金五十兩。及進場後揭曉，果然第一名是歐陽漸。他也不回家，一直進京。春來會試，中試二甲第四名，選入翰林院。不半年，居然學士之職。所以轟動了江西一省，都說李握真是半仙，因即起他一個道號，稱為玉口神，是說他開口靈驗的意思。

一日，李彥夢游帝都，歐公又頻頻寄書來請，遂擇日起身進京不題。未知邵卞嘉後來何如，且聽下回分解。

